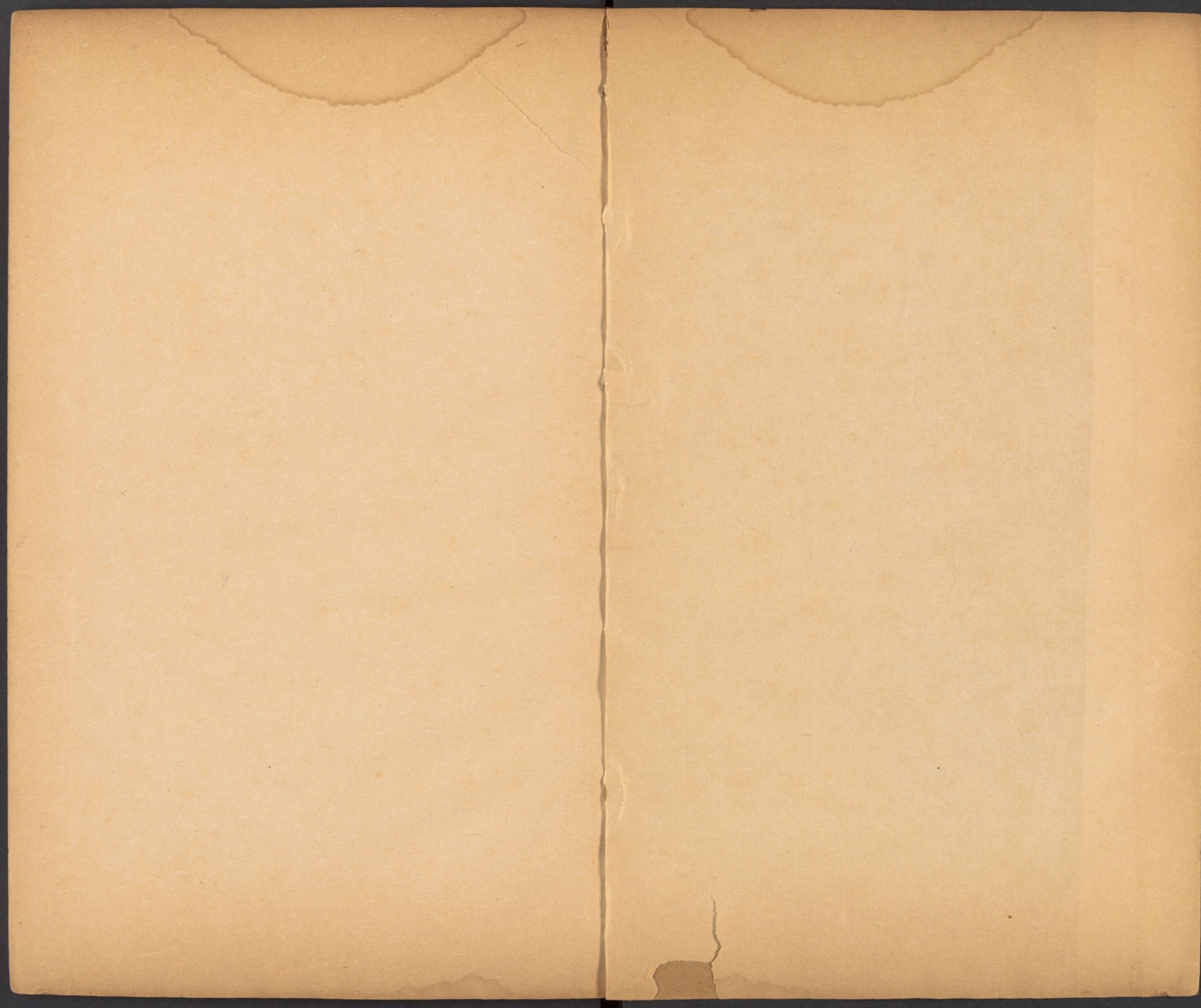


2511

8248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十
六
二
十



懷保鰥寡之惠浹燔瘞縣沈肅祗羣臣之禮備是以鳳
凰來儀集羽族於觀魏肉角馴毛宗於外囿擾縉文皓
質於郊升黃暉采鱗於沼甘露霄零於豐草三足軒翥
於茂樹若乃嘉穀靈草竒獸神禽應圖合謀窮祥極瑞
者朝夕垆牧日月邦畿卓犖方州羨溢乎要荒昔姬有
素雉朱烏玄秬黃蓂之事耳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
翼翼峨峨如也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以寵靈
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鑠豈其爲身而有顛辭也若然
受之宜亦勤恁旅力以充厥道啓恭館之金滕御東序

之秘寶以流其占夫圖書亮章天哲也孔猷先命聖乎
也體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順命以創制定
性以和神蒼二靈之繁祉展放唐之明文茲事體大而
允寤寐次于聖心瞻前顧後豈蔑清廟憚勅天乎伊考
自遂古乃降戾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俾而假素
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是時聖上固已垂
精游神包舉甄文屢訪羣儒諭咨故老與之乎斟酌道
德之淵源者覈仁義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旣成羣
后之謹辭又悉經五繇之頌慮矣將紘萬嗣煬洪暉奮

炎景翦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
之大律其疇能巨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固後以母
喪去官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
與參議北單于聞漢軍出遣使款居延塞欲脩呼韓邪
故事朝見天子請大使憲上遣固行中郎將事將數百
騎與虜使俱出居延塞迎之會河南匈奴掩破北庭固
至私渠海聞虜中亂引還及竇憲敗固先坐免官固不
教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初洛陽令种兢
嘗行固奴干其車騎吏推呼之奴醉罵兢大怒畏憲不

敢發心銜之及竇氏皆逮考兢因此捕繫固遂死獄中
時年六十一詔以譴責兢抵主者吏罪固所著典引賓
戲應譏詩賦銘誄頌書文記論議六言在者凡四十一
篇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也其先齊諸田諸田徙園
陵者多故以次第為氏倫少介然有義行王莽末盜賊
起宗族閭里爭往附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
厲其衆引彊持滿以拒之銅馬赤眉之屬前後數十輩
皆不能下倫始以營長詣郡尹鮮于褒褒見而異之署

為吏後褒坐事轉高唐令臨去握倫臂訣曰恨相知晚
倫後為鄉嗇夫平徭賦理怨結得人歡心自以為父宦
不達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姓名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
太原上黨所過輒為糞除而去

糞除猶
埽除也

陌上號為道士

親友故人莫知其趣數年鮮于褒薦之於京兆尹閻興興
即召倫為主簿時長安鑄錢多姦巧乃署倫為督鑄錢
掾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每
讀詔書常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耳等輩笑之曰爾說
將將謂州尚不下安能動萬乘乎倫曰未遇知己道不

同故耳建武二十七年舉孝廉補淮陽國監工長隨王之國光武召見甚異之二十九年從王朝京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以政事倫因此酬對政道帝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帝戲謂倫曰聞卿爲吏筭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實不敢妄過人食帝大笑倫出有詔以爲扶夷長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雖爲二千石躬自斬菟養馬妻執炊爨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買與民之貧羸者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自

食牛肉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頗恐懼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永平五年坐法徵老小攀車叩馬嗥呼相隨日纔行數里不得前倫乃僞止亭舍陰乘船去衆復追之及詣廷尉吏民上書守闕者千餘人是時顯宗方案梁松事亦多爲松訟者帝患之詔公車諸爲梁氏及會稽太守上書者勿復受會帝幸廷尉錄囚徒得免歸田里身自耕種不

交通人物數歲拜爲宕渠令顯拔鄉佐玄賀賀後爲九
江沛二郡守以清潔稱所在化行終於大司農倫在職
四年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吏民富實掾史家貲多至
千萬皆鮮車怒馬謂馬之肥壯其氣憤怒也以財貨自達倫悉簡其
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趙曹任於是爭
昧抑絕文職脩理所舉吏多至九卿二千石世以爲知
人視事七歲肅宗初立擢自遠郡代牟融爲司空帝以
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並居職任廖等傾身
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趨之倫以后族過盛欲令朝廷抑

損其權上疏曰書言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
而國傳稱大夫無境外之交東脩之饋近代光烈皇后
雖友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徙廢陰興賓客其後梁
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
權威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譬諸外戚曰若身待士不
如爲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臣常刻著五臆書諸紳帶
而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爲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
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
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

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十斤臣愚以爲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以不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裁蒙省察及馬防爲車騎將軍當出征西羌倫又上疏曰臣愚以爲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以意愛聞防請杜篤爲從事中郎多賜財帛篤爲鄉里所廢客居美陽女弟爲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縣令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今來防所議

者咸致疑怪况乃以爲從事將恐議及朝廷今宜爲選賢能以輔助之不可復令防自請人有損事望書奏並不省用倫雖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及爲三公值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曰陛下以寬弘臨下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斯皆明聖所鑒非羣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敝羣下不稱故也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爲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今郡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

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姿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爲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譴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又聞諸王王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

報歸田里不可過加喜怒以明在寬及諸馬得罪歸國而竇氏始貴倫復上疏曰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以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衆喧飄山聚蚊成雷蓋驕佚之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醒當以酒也設險通執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宮嚴勅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

形令憲等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至願也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諸子或時諫止輒叱遣之吏人奏記及便宜者亦并封上其無私若此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時人方之前朝貢禹然少醞藉少威儀亦以此見輕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連以老病上疏乞身元和三年賜策罷以二千石奉終其身

加賜錢五十萬公宅一區後數年卒時年八十餘詔賜秘器衣衾錢布少子頡嗣歷桂陽廬江南陽太守所在見稱順帝之爲太子廢也頡爲太中大夫與太僕來歷等共守闕固爭帝即位擢爲將作大匠卒官倫曾孫種字興先少厲志義爲吏冠名州郡永壽中以司徒掾清詔使冀州廉察災害舉奏刺史二千石以下所刑免甚衆棄官奔走者數十人還以奉使稱職拜高密侯相是時徐兗二州盜賊羣輩高密在二州之郊種乃大儲糧稽勤厲吏士賊聞皆憚之桴鼓不鳴流民歸之者歲中

至數千家以能換爲衛相遷兗州刺史中常侍單超兄
子匡爲濟陰太守負執貪放種欲收舉未知所使會聞
從事衛羽素抗厲乃召羽具告之謂曰聞公不畏彊禦
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於一割羽出遂馳
至定陶閉門收匡賓客親吏四十餘人六七日中糾發
其賊五六千萬種即奏匡并以劾超匡窘迫遣刺客刺
羽羽覺其姦乃收繫客具得情狀州內震怖朝廷嗟歎
之是時太山賊叔孫無忌等暴橫一境州郡不能討羽
說種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而泰山險阻寇猾不制今

雖有精兵難以赴敵羽請往譬之種敬諾羽乃往備說
禍福無忌即率其黨與三千餘人降單超積懷忿恨遂
以事陷種竟坐徙朔方超外孫董援爲朔方太守穉怒
以待之初種爲衛相以門下掾孫斌賢善遇之及當徙
斥斌具聞超謀乃謂其友人同縣問子直及高密甄子
然曰蓋盜憎其主從來久矣第五使君當投裔土而單
超外屬爲彼郡守夫危者易仆可爲寒心吾今方追使
君庶免其難若奉使君以還將以付子二人曰子其行
矣是吾心也於是斌將俠客晨夜追種及之於太原遮

險格殺送吏因下馬與種斌自步從一日一夜行四百餘里遂得脫歸種匿於閭甄氏數年徐州從事臧是上書為種訟寃會赦出卒於家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郡督郵時部縣亭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也符案考之意封還記入言於太守曰春秋先內後外詩云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內且濶畧遠縣細微之愆太守甚賢之遂任以縣事建武十四年會稽大疫死者萬數意獨身自隱親經給醫曹藥所部多蒙全濟

舉孝廉再遷辟大司徒侯霸府掾詔部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意輒私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光武得奏以見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意遂於道解徒桎梏恣所欲過與剋期俱至無或違者還以病免後除瑕丘令吏有擅建者盜竊縣內意屏人問狀建叩頭服罪不忍加刑遣令長休建父聞之為建設酒謂曰吾聞無道之君以刃殘人有道之君以義行誅子罪命也令建進藥而死二十五年遷堂邑令邑人防廣為父報

雉繫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家
使得殯殮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
廣殯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竟得以減死論顯
宗即位徵爲尚書時交趾太守張恢坐臧千金徵還伏
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
地而不拜賜帝恠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
泉之水曾參迴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也此臧穢之寶
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
萬賜意轉爲尚書僕射車駕數幸廣成苑意以爲從禽

廢政嘗當卓陳諫般樂遊田之事天子即時還宮永平
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詣闕免冠上疏曰伏見陛下
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
雲遂無大潤豈政有未得應上天者邪昔成湯遭旱以
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宮室榮邪女色盛邪
苞苴行邪讒夫昌邪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
宮室榮也自古非苦宮室少狹但患人不安寧宜且罷
止以應天心帝詔報意令冠履勿謝又勅大匠止作諸
宮減省不急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焉時詔賜降

胡子謙尚書案事誤以十為百帝見司農上簿大怒召
郎將答之意因入叩頭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
慢為愆則臣位大罪重郎位小罪輕各皆在臣臣當先
坐乃解衣就格帝意解使復冠而貫郎帝性褊察好以
耳目隱發為明故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
至見提拽常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
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煌煌未聞
人君自起撞郎帝赦之朝廷莫不悚慄爭為嚴竊以避
誅責唯意獨敢諫諍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

會連有變異意復上疏曰伏惟陛下躬行孝道脩明
經術郊祀天地敬畏鬼神憂卹黎元勞心不怠而天
氣未和日月不明水泉湧溢寒暑違節者咎在羣臣不
能宣化理職而以苛刻為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絕百官
無相親之心吏人無雍雍之志至於骨肉相殘毒害彌
深感逆和氣以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先王
要道民用和睦故能致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
願陛下垂聖德揆萬機詔有司慎人命緩刑罰順時氣

以調陰陽垂之無極帝雖不能用然知其至誠亦以此
故不得久留出為魯相後德陽殿成百官大會帝思意
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意視事五年以
愛利為化人多殷富以久病卒宮遺言上書陳升平之
世難以急化宜少寬假帝感傷其意下詔嗟歎賜錢二
十萬藥崧者河內人天性朴忠家貧為郎當獨直臺上
無被枕思漬反也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輒見崧問其故
甚嘉之自此詔太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餐給帷被皂袍
及侍史二人崧官至南陽太守

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也父伯建武初為五官中郎
將均以父任為郎時年十五好經書每休沐日輒受業
博士通詩禮善論難至二十餘調補辰陽長其俗少學
者而信巫鬼均為立學校禁絕淫祀人皆安之以祖母
喪去官客授潁川後為謁者會武陵蠻反圍威武將軍
劉尚詔使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既至而
尚已沒會伏波將軍馬援至詔因令均監軍與諸將俱
進賊拒阨不得前及馬援卒於師軍士多溫溼疾病死
者大半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

可以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伏地莫敢應均曰
夫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乃矯詐調伏波
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
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即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入賊
營散其衆遣歸本郡爲置長吏而還均未至先自劾矯
制之罪光武嘉其功迎賜以金帛令過家上冢其後每
有四方異議數訪問焉遷上蔡令時府下記禁喪葬不
得侈長均曰夫送終踰制失之輕者今有不義之民尚
未循化而遽罰過禮非政之先竟不肯施行遷九江太

守郡多虎暴數爲民害常募設檻穽猶多傷害均到下
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鼯鼯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
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民害各在殘吏而勞
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
檻穽削除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渡江中元元年
山陽楚沛多鯨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
稱遠近浚道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衆巫取百姓男
女以爲公姬山以男爲山公以女爲歲歲改易既而不敢
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爲山娶

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絕永平元年遷東海相
在郡五年坐法免官客授潁川而東海吏民思均恩化
為之作歌詣闕乞還者數千人顯宗以其能七年徵拜
尚書令每有駁議多合上旨均常刪翦疑事帝以為有
奸大怒收郎縛格之諸尚書惶恐皆叩頭謝罪均顧厲
色曰蓋忠臣執義無二心若畏威失正均雖死不易志
小黄門在傍入具以聞帝善其不撓即令貫郎遷均司
隸校尉數月出為河內太守政化大行均常寢病百姓
耆老禱請旦夕問起居其為民愛若此以疾上書乞免

詔除子條為太子舍人均自扶輿詣闕謝恩帝使中黃
門慰問因留養疾時司徒缺帝以均才任宰相召入視
其疾令兩騶騶養馬者扶之均拜謝曰天罰有罪所苦浸篤

不復奉望帷幄因流涕而辭帝甚傷之召條扶持均出
賜錢三十萬均性寬和不喜文法常以為吏能弘厚雖
貪汙放縱猶無所害至於苛察之人身或廉法而巧黠
刻削毒加百姓灾害流亡所由而作及在尚書恒欲叩
頭爭之以時方嚴切故遂不敢陳帝後聞其言而追悲
之建初元年卒於家族子意字伯志父京以大夏侯尚

小四
書教授至遼東太守意傳父業顯宗時舉孝廉以召對
合旨擢拜阿陽侯相建初中徵為尚書肅宗性寬仁而
親親之恩篤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每數入朝特加恩
寵及諸昆弟並留京師不遣就國意以為人臣有節不
宜踰禮過恩乃上疏諫曰陛下至孝烝烝恩愛隆深以
濟南王康中山王焉先帝昆弟特蒙禮寵聖情戀戀不
忍遠離比年朝見父留京師崇以叔父之尊同之家人
之禮車入殿門即席不拜分甘損膳賞賜優渥昔周公
懷聖人之德有致太平之功然後王曰叔父加以錫幣

今康焉幸以支庶享食大國陛下即位蠲除前過還所
削黜行食他縣男女少長並受爵邑恩寵踰制禮敬過
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彊幹
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為萬世典法不宜以私恩
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羨等六王皆妻子
成家官屬備具當早就蕃國為子孫基址而室第相望
父磐京邑婚姻之盛過於本朝僕馬之衆充塞城郭驕
侈僭擬寵祿隆過今諸國之封並皆膏腴風氣平調道
路夷近朝聘有期行來不難且割情不忍以義斷恩發

遣康焉各歸蕃國令羨等速就便時以塞眾望帝納之
章和二年鮮卑擊破北匈奴而南單于乘此請兵北伐
因欲還舊庭時竇太后臨朝議欲從之意上䟽曰夫戎
狄之隔遠中國幽處北極界以沙漠簡賤禮義無有上
下疆者為雄弱者屈伏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尅
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地之明
故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人得生勞役休息於茲四十
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
不知其勞漢德於斯為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

兵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
朝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歸北庭則不得不禁
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
必為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為外
扞魏魏之業無以過此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
上略去安即危矣誠不可許會南單于竟不北徙遷司
隸校尉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兄弟貴盛步兵校尉鄧疊
河南尹王調故蜀郡太守廉范等羣黨出入憲門負執
縱放意隨違舉奏無所回避由是與竇氏有隙二年病

卒孫俱靈帝時為司空

寒朗字伯奇

寒高氏小史作寒

魯國薛人也生三日遭天下亂

棄之荆棘數日兵解母往視之猶尚氣息遂收養之及長好經學博通書傳以尚書教授舉孝廉永平中以謁者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共考按楚獄顏忠王平等辭連及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漢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

物色謂形狀也

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

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乃召朗入問曰建等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四侯無事何不早奏獄竟而又繫至今邪朗對曰臣雖考之無事然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故未敢時上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帝問曰誰與共為章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汙染人誠冀陛下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

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得失皆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寃無敢牾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少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後平忠死獄中朗乃自繫會赦免官復舉孝廉建初中肅宗大會羣臣朗前謝恩詔以朗納忠先帝拜為易長歲餘遷濟陽令以母喪去官百姓追思之章和元年上行東巡狩過濟陽三老吏人

上書陳朗前政狀帝至梁召見朗詔三府為辟首由是辟司徒府永元中再遷清河太守坐法免永初三年太尉張禹薦朗為博士徵詣公車會卒時年八十四

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也家世衣冠暉早孤有氣決年十三王莽敗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間奔入宛城道遇羣賊白刃劫諸婦女略奪衣物昆弟賓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動暉拔劍前曰財物皆可取耳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壯其志笑曰童子內刀遂捨之而去初光武與暉父岑俱學長安有舊故及即位

暉剛於爲吏見忌於上所在多被劾自去臨淮屏居野澤布衣蔬食不與邑里通鄉黨譏其介建初中南陽大饑米石千餘暉盡散其家資以分宗里故舊貧羸者鄉族皆歸焉初暉同縣張堪素有名稱嘗於太學見暉甚重之接以友道乃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先達舉手不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少子頡恠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爲友平生未嘗相聞子孫竊恠之暉曰堪常存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暉又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

有遺腹子女暉常哀之及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爲吏暉辭駢而薦友虞歎息遂召之其義烈如此元和中肅宗南巡狩告南陽太守問暉起居召拜爲尚書僕射歲中遷太山太守暉上疏乞留中詔許之因上便宜陳密事深見嘉納詔報曰補公家之闕不累清白之素斯善美之士也俗吏苟合阿意而從進無謇謇之志卻無退思之念患之甚久惟今所言適我願也生其勉之是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設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爲祖以通

求問岑時已卒乃召暉拜為郎暉尋以病去卒業於太
學性矜嚴進止必以禮諸儒稱其高永平初顯宗舅新
陽侯陰就慕暉賢自往候之暉避不見復遣家臣致禮
暉遂閉門不受就歎曰志士也勿奪其節後為郡吏太
守阮况嘗欲市暉牛暉不從及況卒暉乃厚贈送其家
人或譏焉暉曰前阮府君有求於我所以不敢聞命誠
恐以財貨汙君令而相送明吾非有所愛也驃騎將軍
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甚禮敬焉正月朔旦蒼當入賀故
事少府給璧是時陰就為府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坐

朝堂漏且盡而求璧不可得顧謂掾屬曰若之何暉
見少府主簿持璧即往給之曰我數聞璧而未嘗見請
請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主簿大驚遽以
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復求更以他璧朝蒼既罷召暉
謂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藺相如帝聞壯之及當幸長安
欲嚴宿衛故以暉為衛士令再遷臨淮太守暉好節槩
有所拔用皆厲行士其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為求其理
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囚即時僵仆吏民畏暉為之歌曰
疆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數年坐法免

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
鬻古又宜因交趾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採其利
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於是詔諸尚書通議暉奏據林
言不可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以爲於
國誠便帝然之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
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
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人窮怨布帛爲租則吏
姦盜誠非明主所當宜行帝卒以林等言爲然得暉重
議因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勅出之

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詔書過耳何故自繫暉因
稱疾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
譴讓柰何稱疾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
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今
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
所爲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後數日詔使直事郎
問暉起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復賜錢十萬
布百疋衣十領後遷尚書令以老乞身拜騎都尉賜錢二
十萬和帝即位竇憲北征匈奴暉復上疏諫頃之病卒

子頡修儒術安帝時至陳相頡子穆字公叔年五歲便有孝稱父母有病輒不飲食差乃復常及壯耽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隊阮岸其父常以爲專愚幾不知數馬足穆愈更精篤初舉孝廉順帝末江淮盜賊羣起州郡不能禁或說大將軍梁冀曰朱公叔兼資文武海內奇士若以爲謀主賊不足平也冀亦素聞穆名乃辟之使與兵事甚見親任及桓帝即位順烈太后臨朝穆以冀執地親重望有以扶持王室因推災異奏記以勸戒冀曰穆伏念明年丁亥之歲刑德合於

乾位易經龍戰之會其文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謂陽道將勝而陰道負也今年九月天氣鬱冒五征四候連失正氣此互相明也夫善道屬陽惡道屬陰若修正守陽摧抑惡類則福從之矣穆每事不逮所好唯學傳授於師時有可試願將軍少察愚言申納諸儒而親其忠正絕其姑息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夫人君不可不學當以天地順道漸漬其心且爲皇帝選置師傅及侍講者得小心忠篤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法古此猶倚南山坐平原也誰能

傾之今年夏月暈房星明年當有小厄宜急誅姦臣爲
天下所怨毒者以塞災咎議郎大夫之位本以式序儒
術高行之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乖其任者惟
將軍察焉又薦种暉藥巴等而明年嚴鮪謀立清河王
蒜又黃龍二見沛國冀無術學遂以穆龍戰于野之言
爲應於是請暉爲從事中郎薦巴爲議郎舉穆高第爲
侍御史時同郡趙康叔盛者隱于武當山清靜不仕以
經傳教授穆時年五十乃奉書稱弟子及康歿喪之如
師其尊德樂道爲當時所服常感時澆薄慕尚敦篤乃

作崇厚論以明所守又著絕交論亦矯時之作梁冀驕
暴不悛朝野嗟毒穆以故吏懼其釁積招禍復奏記諫
曰古之明君必有輔德之臣規諫之官下至器物銘書
成敗以防遺失故君有正道臣有正路從之如升堂違
之如赴壑今明將軍地有申伯之尊位爲羣公之首一
日爲善天下歸仁終朝爲惡四海傾覆頃者官吏俱匱
加以水蟲爲害京師諸官費用增多詔書發調或至十
倍各言官無見財皆當出人榜掠剝割彊令充足公賦
旣重私歛又深牧守長吏多非德選貪聚無厭遇人如

虜或絕命於箠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又掠奪百姓皆託之尊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民酸毒道路嘆嗟誠所不忍聞也往者永和之末綱紀少弛而馬免之徒乘敝而起荆揚之間幾成大患幸賴順烈皇后初政清靜外內同力僅乃討定今百姓戚戚困於永和內非仁愛之心可得容忍外非守國之計所宜久安也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部

國諸所奉送內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姦之吏無所依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邇清一則將軍身尊事顯德耀無窮矣冀不納而縱放日滋遂復賂遺左右交通宦者任其子弟賓客以爲州郡要職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悟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穆言雖切然亦不甚罪也永興元年河溢漂害人庶數十萬戶百姓荒饉流移道路冀州盜賊尤多故擢穆爲冀州刺史州人有宦者三人爲中常侍並以檄謁穆穆疾之辭不相見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

通志後漢列傳三
五
奏劾諸郡至有自殺者以威畧權宜盡誅賊渠帥舉劾
權貴或乃死獄中有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僭為璆
璠玉匣偶人穆聞之下郡案驗吏畏其嚴明遂發墓剖
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
左校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伏見
弛刑徒朱穆昶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姦惡誠以常侍
貴寵父兄弟布在州郡競為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張
理天網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天意由是內官咸共
恚疾謗讟煩興讒隙仍作極其刑謫輸作左校天下有

識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鯨之戾若死者有知則唐
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墓矣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
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呼噏
則令伊顏化為桀跖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祭而
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網之不攝懼天網之久失
故竭心懷憂為上深計臣願黔首繫趾代穆校作帝覽
其奏乃赦之穆居家數年在朝諸公多有推薦者於是
徵拜尚書穆既深疾宦官及在臺閣旦夕共事志欲除
之乃上疏曰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

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
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貴無極放濫驕
溢漁食百姓臣以為可悉罷省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
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帝不納後穆因進見口復陳曰臣
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
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世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
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
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
故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

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
憤懣發疽延熹六年卒時年六十四祿仕數十年蔬食
布衣家無餘財公卿共表穆立節忠清虔恭機密守死
善道宜蒙旌寵策詔褒述追贈益州太守所著論策奏
教書詩記嘲凡二十篇穆前在冀州所辟用皆清德長
者多至公卿州郡子野少有名節仕至河南尹初穆父
卒穆與諸儒考依古義謚曰貞宣先生及穆卒蔡邕復
與明人共述其體行謚為文忠先生

樂恢字伯奇京兆長陵人也父親為縣吏得罪於令收

將殺之恢年十一常俯伏寺門晝夜號泣令聞而矜之
即解出親恢長好經學事博士焦永永為河東太守恢
隨之官閉廬精誦不交人物後永以事被考諸弟子皆
以通關被繫恢獨皦然不污於法遂篤志為名儒性廉
直介立行不合已者雖貴不與交信陽侯陰就數致禮
請恢恢絕不荅後仕本郡吏太守坐法誅故人莫敢往
恢獨奔喪行服坐以抵罪歸復為功曹選舉不阿請託
無所容同郡揚政數衆毀恢後舉政子為孝廉由是鄉
里歸之辟司空牟融府會蜀郡太守第五倫代融為司

空恢以與倫同郡不肯留薦潁川杜安而退諸公多其
行連辟之遂皆不應後徵拜議郎會車騎將軍竇憲出
征匈奴恢數上書諫爭朝廷稱其忠入為尚書僕射是
時河南尹王調洛陽令李阜與竇憲厚善縱舍自由恢
劾奏調阜并及司隸校尉諸所刺舉無所回避貴戚惡
之憲弟夏陽侯瓌欲往候恢恢謝不與通憲兄弟放縱
而忿其不附已妻母諫恢曰昔人有容身避害何必以言
取怨恢歎曰吾何忍素餐立人之朝乎遂上疏諫曰臣聞
百王之失皆由權移於下大臣持國常以執盛為名伏念

先帝聖德未永早棄萬國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統諸
舅不宜幹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經曰天地垂互衆物
天傷君臣失序萬人受殃政失不救其極不測方今之
宜上以義自割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皇
太后永無慚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書奏不省時
竇太后臨朝和帝未親萬機恢以意不得行乃稱疾乞
骸骨詔賜錢太醫視疾恢薦任城郭均成陽高鳳而遂
稱篤拜騎都尉上書辭謝曰仍受厚恩無以報效夫政
在大夫孔子所疾世卿持權春秋以戒聖人慊慊不虛

言也近世外戚富貴必有驕溢之敗今陛下思慕山陵
未遑政事諸舅寵盛權行四方若不能自損誅罰必加
臣壽命垂盡臨死竭愚惟蒙留神詔聽上印綬乃歸鄉
里竇憲因是風厲州郡逼脅恢遂飲藥死弟子縑經輓
者百人衆庶傷痛之後竇氏誅帝始親事恢門生何融
等上書陳恢忠節除子已爲郎中

何敞字文高扶風平陵人也其先家于汝陰六世祖比
干學尚書於鼂錯武帝時爲廷尉正與張湯同時湯
持深而比干務仁怨數與湯爭雖不能盡得然所濟活

者以千數後遷丹陽都尉因徙居平陵故父寵建武中
爲千乘都尉以病免遂隱居不仕故性公正自以趣舍
不合時務每請召常稱疾不應元和中辟太府宋由府
由待以殊禮敞議論高常引大體多所匡正司徒袁安
亦深敬重之是時京師及四方累有竒異鳥獸草木言
事者以爲祥瑞敞通經傳能爲天官意甚惡之乃言於
一公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故鸚鵡來巢
昭公有乾侯之危西狩獲麟孔子有兩楹之殯海鳥避
風臧文祀之君子譏焉今異鳥翔於殿屋怵草生於庭

際不可不察由安懼然不敢荅居無何而肅宗崩時竇
氏專政外戚奢侈賞賜過制倉帑爲虛敞奏記由曰比
年水旱人不收穫涼州緣邊家被凶害中州內郡公私
屈竭而國家賞賚過度帑藏幾空明公位尊任重責深
負大上當匡正綱紀下當濟安元元豈但空空無違而
已哉宜先正己以率羣下還所得賜因陳得失奏王侯
就國除範圍之禁節省浮費賑卹孤窮使恩澤下暢黎
庶悅豫上天聰明必有立應由不能用時齊殤王子都
鄉侯暢奔弔國憂上書未報侍中竇憲遂令人刺殺暢

於城門屯衛之中而主名不立敞又說由曰劉暢宗室
肺腑茅土藩臣來弔大憂上書須報親在武衛致此殘
酷奉憲之吏莫適討捕蹤跡不顯主名不立敞備數股
肱職典賊曹故欲親至發所以糾其變而二府以為故
事三公不與盜賊昔陳平生於征戰之世猶知宰相之
分云外鎮四夷內撫諸侯使卿大夫各得其宜今二府
執事不深惟大義惑於所聞公縱姦慝莫以為咎惟明
公運獨見之明昭然勿疑敞不勝所見請獨奏案由乃
許焉二府聞敞行皆遣主者隨之於是推舉具得事實

京師稱其正以高第拜侍御史時遂以竇憲為車騎將
軍大發軍擊匈奴而詔使者為憲第篤景並起邸第興
造勞役百姓愁苦敞上疏諫曰臣聞匈奴之為桀逆久
矣平城之圍慢書之耻此二辱者臣子所為捐軀而必
死高祖呂后忍怒還忿舍而不誅今匈奴無逆節之罪
漢朝無可慙之耻而盛春東作興動大役元元怨恨咸
懷不悅而猥復為衛尉篤奉車都尉景繕修館第彌街
絕里臣雖斗筭之人誠切懷恠以為篤景親近貴臣當
為百寮儀表今衆軍在道朝廷焦脊百姓愁苦縣官無

用而遽起大第崇飾玩好非所以垂令德示無窮也宜
且罷工匠專憂北邊恤人之困書奏不省後拜爲尚書
獲上封事曰昔鄭武姜之幸叔段衛莊公之寵州吁愛
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飢而食之以
毒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
欲令典幹國事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之
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
中改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篤總宮衛之權而虛用
百姓奢侈僭逼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論議匆匆咸

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
者以爲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
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權終不
以憲等吉凶爲憂也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繇
繇塞其涓涓上不欲令皇太后揜文母之號陛下有誓
泉之譏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佑也又駙馬都尉瓌雖
在弱冠有不隱之忠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
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敞數切諫言諸竇罪過
憲等深怨之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憲乃白出敞爲濟

南太傅敞至國輔康以道義數引法度諫正之康敬焉
歲餘遷汝南太守敞疾文俗吏以苛刻求當時名譽故
在職以寬和為政立春日常召督郵還府分遣儒術大
吏案行屬縣顯孝悌有義行者及舉寃獄以春秋義斷
之是以郡中無怨聲百姓化其恩禮其出居者皆歸養
其父母追行喪服推財相讓者二百許人置立禮官不
任文吏又修理颯陽舊渠百姓賴其利墾田增三萬餘
頃吏人共刻石頌敞功德及竇氏敗有司奏敞子與夏
陽侯瓌厚善坐免官永元十二年復徵三遷五官中郎
將常忿疾中常侍蔡倫倫甚憾之元興元年敞以祠廟
嚴肅微疾不齋後鄧皇后上太傅禹冢敞起隨百官會
倫因奏敞詐病坐抵罪卒于家

列傳第二十二上

通志一百九上

